

路可可打拼记

翁想想 作品

性别女

长篇小说

职场烽烟起，记者良知遭遇潜规则；青春多磨难，电视美女难觅有情郎。
百家讲坛师钱文忠教授 畅销书作者曾子航 许开祯 鼎力推荐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

路可可打拼记

性别女

翁想想^{作品}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路可可打拼记：性别女 / 翁想想著. —北京：现代出版社，2012.12
ISBN 978-7-5143-1146-4

I. ①路… II. ①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2）第275994号

作 者	翁想想
责任编辑	张桂玲
出版发行	现代出版社
通讯地址	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邮政编码	100011
电 话	010-64267325 64245264（传真）
电子邮箱	xiandai@cnpitc.com.cn
印 刷	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
开 本	710mm×1000mm 1/16
印 张	16.75
版 次	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43-1146-4
定 价	27.00元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；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

对于路可可到南市电视台做记者这件事，她的母亲一直反对。母亲苦口婆心地劝路可可：“你这孩子，怎么不听话？跑到人生地不熟的南市，我们以后想帮也帮不上。你看，你完全可以在家门口就业嘛，政府公务员这身份不比远离家乡东奔西跑的记者职业好得多？再说，为了这份工作，你知道我跑了多久？你就不能为父母想想啊？老话说，在家千般好，出门处处难。一个单身女孩在外你以为容易啊，有你哭鼻子的一天！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，你就等着吧！”

在路可可看来，离家远倒不怕，她一直有个奇怪的向往：去外地，去异乡的异乡，无拘无束地去闯荡，更何况到南市电视台工作比较对口，这一点令她很满意，她最大的难题是没有人温柔地喊她起床，更没有人做好早点端到手上。千金公主般的日子，在离家那天起就成了遥远的过去时。但是再难，她汇报给母亲的信息都是“好得很”。

尖锐的闹铃不停地响。路可可不耐烦地抓起一只靠枕捂住耳朵。

“喂，麻烦你把它关了行不行啊？”

穿了吊带睡衣的露露蓬头散发地冲进来，一把抓起闹钟使劲摁了停止键。房间终于安静了。

“谢谢。”路可可含糊地嘟囔着却仍然闭着眼睛。

“我说你如果闹钟都叫不醒，就别设置闹铃好不好啊？吵死人了！又不是不知道人家总是零点以后才睡的，你这不是故意折磨人吗？”露露见自己无论怎样唠叨路可可都可以安稳地继续酣睡，她气急败坏，一巴掌拍到路可可的大腿上。

“还装！我知道你早醒了！还不快起来，等会儿要迟到了！你忘了你们电视台新安了考勤打卡机？迟到一次扣你一百，你是不是想让你们那色台长开除你啊？”

露露话音刚落，路可可猛地睁开眼睛，嘿嘿笑着冲露露眨巴眼睛。露露瞪她一眼，示意她看时间，路可可转头看看粉色闹钟，立刻，一声足以令人心脏病发作的尖叫把狭小的空间塞得满满当当——“妈呀，来不及了！怎么不早点叫醒我啊？”路可可边说边滚下床，连拖鞋也不要，赤着脚就往外冲。

“自己睡得像猪！雷都震不醒，还怪别人！”露露懒洋洋地冲她的背影嘀咕了几句，忍不住用手掩了掩不住嘴的哈欠，转身回自己房间补觉。突然，路可可令人心颤的尖叫声再次从洗手间传过来。

“完了完了，昨晚忘记盛水！楼下贴了通知说今天停水的！”

露露也不起身，笑骂道：“你还要不要人活了？这么大声！厨房有矿泉水，你拿一瓶简单洗洗，反正你脸小又不化妆，一瓶水够你的脸游泳了。”

“切。”路可可不服气地自顾哼了声，转身闪进厨房，一看，再次惊天动地地尖叫起来——一只硕大的蟑螂趴在灶台上，虎视眈眈地摇着长须。

路可可恨恨地想，老天保佑，等我有钱了，立马搬出这又破又小的老房子！让露露一个人跟这些可恶的蟑螂做伴吧。一边想一边用力跺了跺地板，企图把蟑螂吓走。

二

路可可曾经以为进了电视台很风光，其实不是。

路可可电视台算不上美女，但也不算恐龙。她芳龄二十八岁，身高一米六一，身材不胖不瘦，穿上高跟鞋叫苗条，穿上休闲平底鞋叫娇小，是这个江南城市最理想的那种女子身材。她有一张清秀的脸，眼睛细长，笑起来像天上的月牙，有几分不合年龄的可爱。尤其是她的皮肤超好，是那种怎么晒也晒不黑的天生丽质。当别的女子都挖空心思买各种高档化妆品时，她就在脸上抹最便宜的强生婴儿霜，她听母亲说，婴儿用品不含激素，对皮肤没有刺激性，她就一直用这个了。所以当台里的女同事一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、风情万种的时候，只有她素着一张白瓷般的脸庞，混在那些飘着脂粉香的女人堆里，一点也不感到逊色。长着一副微黑脸庞、三十五岁的前辈男同事杨义生骂她：“真是白脱女人胎了！”

路可可不解，还傻傻地问：“什么叫白脱女人胎？”

“就像你这样啊，浪费资源，暴殄天物。”杨义生边说边惋惜地摇头。

“搞不懂你说什么。”路可可不满地白他一眼，就背起包准备出门。

“哎，你今天去哪？”杨义生叫住她问。

“还能去哪？跑广告呗！”路可可叹口气。

路可可所在的栏目是个民生新闻栏目，照理编辑记者是不能拉广告的，可是新来的头儿为了创收，就给每人下了任务，最少要拉一个一分钟的广告！路可可在台里既不是主播，更不是名记，她在台里的身份与其说是实习记者，不如说是个打杂的，贴切点说，就是个替补！见谁都要喊老师，谁都可以叫她出出镜，或者让她去拍很辛苦却不讨好的选题，任务却算人家的，所以她还有个外号叫“路白忙”。谁叫她资历浅没靠山呢。

杨义生见路可可发愁的样子，说：“这大热天，跑什么广告呀？这样吧，今天有个大作家在知音剧院讲什么课，你去做一下。”

“大作家？谁啊？”路可可的兴趣立即被勾起来了，她平时喜欢写点小资文字，对这些名家更是没来由的崇拜。

“周云贺。”杨义生翻了翻本子才说。看来他对这个大作家不感兴趣。

啊！一听周云贺三个字，路可可惊得几乎叫出声来！这可是文坛大佬啊！

路可可恨不得一步到达现场。但是，却不想被杨义生看出自己心急，又想让他觉得欠自己一个人情，便故意用平淡的语气问：“你为什么不去？”

“我？”杨义生压底嗓门儿，“唉，老爹又住院了，二次中风，我得去照顾他啊！”

“哦。”路可可有些同情。听说杨义生是跟副台长向北一批进台的，论能力有能力，论才干有才干，就是脾气耿直，说话不知转弯抹角，言语间无意得罪不少人，所以一直没有往上走，他也因此有些心灰意冷，现在带了徒弟，就更乐意当甩手掌柜，路可可不是第一次顶他的差，于是乖巧地点头。

“谢谢！”杨义生立刻如释重负，背起包准备出门，临走还不忘叮嘱一句，“记住是我们联合报道。”

“好的。”路可可也收拾好摄像工具，随后跟了出去。

周云贺，路可可可在心底默念这个名字，回忆曾经在报纸杂志上看到过的他的样子，戴副眼镜十分儒雅，那眼神非常深邃。她一直觉得这样的大家离自己十分遥远，没想到今天竟要近距离地接触了！她的心禁不住急速地跳起来。

从电视台到知音剧院大约八站路，路可可为了赶时间，心急火燎地拦了辆的士，好在很幸运，这个最喜欢堵车的城市在那天竟然畅通无阻，路可可只花了十几分钟就到了剧院，远远地看到人头攒动。路可可脚步匆匆地赶上去，挤进人群一看，原来是大作家在签名售书。路可可赶紧将摄像机端起来，强压住心头的激动，对着周云贺的脸拍起来。

周云贺似乎对这样的热闹场面见怪不怪，一直埋头给热情的读者签名，样子非常镇定。路可可带着万分崇拜的心情拍着，周云贺有张非常典型的国字脸，侧面线条非常硬朗、鲜明，特别是高挺的鼻子，令他的侧面看起来更加英气逼人。路可可记得他的资料上介绍说：周云贺，四十五岁，代表作《沉默的山岚》……

签完一拨，周云贺抬起头，正好与路可可的目光相遇。他温和地笑了一下，好像洞察了她的心理。路可可立刻脸热心跳起来，语无伦次地说：“周老师，我，我

是电视台的，我姓路，我喜欢你！”

路可可本来想说“我喜欢你的书”。不知道为什么一慌乱，竟然说成了“我喜欢你！”当路可可意识到自己失口了，脸立刻红得像一块鲜红的绸布，想解释却又说不出口，不禁手足无措起来。

周云贺淡定地一笑，说：“谢谢你的喜欢！但我更希望你喜欢我的书。”

“是！是！”路可可被周云贺一调侃，更加慌乱起来，急忙装模作样地将摄像机端起来，想用工作掩饰自己的失态，没想到，一忙乱，反而更是险象环生，那摄像机竟然不知道怎么从手中滑脱，眼看就要落地。忽然从旁边伸出一双手，稳稳地托住了摄像机。路可可感激地朝那人望去，原来是日报的记者王冠，两人碰过几次面，彼此认识。

路可可真诚地致了谢。王冠灿烂地一笑，豪爽地说：“为美女效劳不胜荣幸！”

路可可尴尬地笑了笑，偷眼朝周云贺望去，还好，他正忙着签名，没有发现眼前的“事故”，路可可悄悄吁了口气，她不想被周云贺误会自己不够专业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路可可可在周云贺面前十分在意这一点。

周云贺其实早已看到刚刚的一幕，那个丫头显然工作经验太少，差点摔坏价值不菲的摄像机，他暗暗惊呼着正准备伸手接住，突然从那丫头身边有人及时伸出援手，挽救了难堪的场面，他心头立刻松了口气。如此莫名其妙地担心一个陌生人，这对平时眼高于顶的他真是少见。眼下，他也感觉到有道目光正朝自己投过来，却只当没有注意，他知道，如果让那丫头知道自己目睹了刚才的一幕，她会羞愧得无地自容。于是就故意专心致志地低头签字。

周云贺很快结束了签名活动，进入剧院开始了今天的主题。路可可听周云贺口若悬河地介绍自己的创作经历和经验，并旗帜鲜明地提出，文学应该承担它的社会责任。路可可无比尊崇地聆听着，敬意更深了一层。周云贺演讲结束后，又接受了路可可和其他记者的采访，路可可被周云贺的睿智深深折服了。

采访结束，众人散去。路可可的大脑神经一直处在极度的亢奋中，眼看周云贺就要步出门去，路可可忽然想起，自己竟然还没有向这位大名鼎鼎的作家讨一本签名书！而这样的机会有可能是千载难逢！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错过恐怕会终身遗憾！一念至此，路可可急忙高呼周老师，然后小跑着追了上去。

周云贺闻声停住脚步，路可可赶上几步，顾不得喘息，急促地说：“不好意思，我想求一本您的签名书。”

周云贺微微一笑，仿佛早料到会如此，便对车旁的一个人招了招手。那人也似

性别女

乎心领神会，急忙过来，手里端了几本书，正是周云贺的作品。周云贺拿起最上面的一本，龙飞凤舞地写了几个字，然后合上，朝路可可递过去。路可可受宠若惊地双手接了。

晚上回到家，路可可翻开书一看，欣喜若狂。原来周云贺不仅签了名，还将联系方式也留在了上面。

三

一连几天，路可可一直浮想联翩地猜测着周云贺给自己留下联系方式的目的，也无数次将手机拿出来，小心翼翼一个一个地按下那一串已被默记在心的数字，但最终，却又一个一个地消除了那些五颜六色的数字。她没有勇气这么莽撞。人家毕竟是文坛大家，而自己，只不过是一个文学岸边的小小追随者，她没有资格，也不够资格与这样的人对话。他在她心里，永远是需要仰视的。

王冠突然很热情地给路可可打起电话来，第一次是找借口要路可可感谢他那天的“英雄救美”，路可可倒是个实诚人，满口答应了。两人找了个茶楼坐了，叫了煲仔饭，然后漫无边际地乱聊。王冠笑嘻嘻地说：“要是以后我再约你，你还出来吗？”

路可可睁大眼，漫不经心地说：“怎么，一次相救难道还要我还一辈子？”言毕又觉得不妥，脸顿时红了。

王冠更是喜笑颜开了，故意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好啊，那我就一辈子来约你！”

路可可尴尬地拎起包，掩饰地说：“我结账去。”

王冠伸手拉住她，说：“跟男士一起，哪有让女士掏腰包的道理！”说着，便朝服务员招了招手，让拿单子来。路可可见争不过他，便无奈地一笑说：“那，下次我再请你。”

“好！”王冠立刻开心地答应了。路可可忽然意识到自己上当了，如果下次他仍然不让自己结账，自己岂不是真的要欠他一辈子了？路可可不喜欢欠别人的情，便认真地说：“下次，一定要让我请。不然，我不出来了。”

“好，一定！”王冠见路可可一脸的严肃，便配合地正了正脸色，郑重地答应了。

路可可立刻露出轻松的笑容来，那样子有跟年龄十分不相称的单纯。王冠心底忽然咚地一声，好像被什么重物砸中，钝钝地疼起来。

路可可不知道王冠心里的变化，反而轻松地拿了包，说：“那我们走吧。”

王冠压了压心里的慌张，跟着起了身。王冠还想再做护花使者送路可可回家，路可可笑了，说：“谢了，不用。”然后拦了辆的士，很坚决地说了再见，关上车门就走了，剩下王冠呆呆地立在原地，脑海里不断闪过路可可单纯的笑容。

路可可哪里知道，王冠已经偷偷爱上了她，一切举动都是醉翁之意。偏偏心中空空的路可可却对他无意，所以对王冠紧锣密鼓的邀请有点不胜其烦。最近，她几乎尝遍了这座城市的夜市美食，肠胃都快吃坏了。后来，当路可可一听到王冠的电话就条件反射地想起那些香辣的菜肴，胃不自觉地隐隐疼起来，于是便毫不犹豫地拒绝。

王冠反而是拒而不惧，仍然有空就打电话来。路可可最近正因工作忙得焦头烂额，没有心思赴他的约，便言语冲动地说：“你烦不烦啊？每天去那些摊子吃那些垃圾油？”

王冠听出路可可不快，也不恼，彬彬有礼地道了再见，下次再执著地来电话，仍然喜悦地报道他新发现的美食。

路可可的女同事白苏苏说：“傻瓜，人家那是看上你了，你烦什么啊？”

路可可怔住，脑海里浮出王冠的模样来。说实话，王冠不丑，方脸盘，白净皮肤，戴副眼镜可以说得上是帅气。王冠是日报写深度报道的，在当地也算名记，听说常有崇拜他的年轻女读者闯到报社，为一睹这位名记的风采而不惜背上花痴的称呼。但是这个王冠不仅才华高，心气也高，对那些主动追求的人不理不睬，反而对路可可这样冷淡的女子怦然心动。人就是这样奇怪的动物，越是得不到的越是追得起劲。

路可可知道王冠的名气，便说：“我可不想跟其他的人抢。”

白苏苏将脸凑过来，说：“有没有听说过，一个成功的男人身后有一位无私的女人，而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必须有一群男人？王冠有背景，又有才华，你如果靠上他，台里谁还敢对你漠视？”

白苏苏的话说到路可可的痛处。她知道，眼前的白苏苏姿色并不是最出众的，却是目前台里最红的人。以前，她也处境落魄，在广告部处处受人排挤，谁都可以将她当狗使，对她呼来喝去。直到她三十二岁突然时来运转，她攀上的一个情人忽然当上了台长，于是她的地位便高了起来，人人都高看她一眼。有时候，直接找台

长被驳回的事经过她一调停，忽然就顺利起来了。久而久之，摸到窍门的同事遇事就不再直接找台长，而是转弯过来求她，反而是百求百应。白苏苏一下子成了台里炙手可热的人物，工作也顺风顺水起来，从广告部调到新闻部，做了制片人，那些曾经趾高气扬的女主播反而要看她的脸色行事。在这个江南中等城市里，电视台情况跟其他城市不一样，别的城市电视台的女人要想干出名堂，有可能通过攀上某局长或某书记成功，而这个电视台的女人很难有遇上局长或书记的机会，要想出人头地，不攀上一个广电局的局长或者电视台的台长，单凭所谓才华和容貌，别想风光。这个奇怪的现象真是本电视台所独有。

路可可叹口气，知道白苏苏的“点拨”是为了自己好，她一个外地考来的女子，在电视台一无背景，二无姿色，要想混成怎样恐怕真的很难，但是要让自己去跟那些腆肚昂首的头头脑脑们趋炎附势，她无论如何也做不到，那些人，怎么看怎么都像自己的长辈。她也不是很在乎年龄的差别，关键是，她觉得那样太齷齪，除非某位头头有周云贺的风度。

路可可不知道怎么无端地想起周云贺，心底兀自吓了一跳，暗暗骂了自己一句，不知羞耻。这样骂着，脸不禁红了。

白苏苏不知道路可可的心思飘到了别处，还以为是自己的话让路可可心动了，又接着用神秘兮兮的口吻说：“听说，王公子的父亲是省里某厅的一位领导。”

路可可吃了一惊，不知道王冠竟然有这样深的背景，平时跟他的交往，看他似乎并不像纨绔子弟，也不恃才傲物，于是露出半信半疑的神情。

白苏苏似乎看透路可可的心思，得意地笑着，说：“不要以貌取人，你可能在想，他怎么看起来不像。我告诉你，有本事的人不会将本事二字顶脑瓜上的。这个王冠听说也是个有心性的人，故意离开省城到这里，就是想凭个人本事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，其实，报社领导哪里会不知道深浅？早将情况摸清楚了，所以王冠年纪轻轻就负责深度报道，以为单是凭他的才华？报社藏龙卧虎的人多的是，这么重要的栏目怎么会这么轻易轮到他？即使要给他，也要让他熬几年。知道吗？他是一进报社就做了这个栏目的记者。”

“哦。”路可可若有所思地点头。原来，有关系有背景，拼搏起来总是要容易得多。路可可气馁起来，这样说起来，自己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，岂不是永远无出头之日了？她想起离开家时，母亲的嘱咐，要是在外面混不下去了，就回来，我和你爸好歹有点关系，在家门口奋斗比在外面轻松许多。但是一心向往外面世界的她嘲笑地对母亲说：“妈，难道我要永远活在你们的荫蔽之下吗？”

性别女

母亲只好无奈地叹气。

两人正聊着，电话忽然响起。部门头儿冷冷的声音说：“路可可，你来一下。”

路可可应了，跟白苏苏说了头儿找她，白苏苏点头：“好，你去吧，记住，抓住机会啊！”

四

电视台台长姓张，名又波，四十多岁，中等个儿，胖，四方脸，表情一贯严肃，喜欢从眼镜后冷冷地看人，有种不怒自威的气度。台里人暗暗说他架子端得比天还大，幸亏只是个台长，如果官再大一点，不知道要吓死多少人呢。这些话当然是背地里说的，见了他，大家仍免不了点头哈腰，将马屁拍得嘎巴响。

张又波站在窗户边往外看，远远看见白苏苏跟一个皮肤雪白的女孩并肩走过来，不知道在说些什么。这个白苏苏长得不是很漂亮，却有一双勾人的丹凤眼和水蛇一样柔软的腰肢，自有一种妖饶，从骨子里透出媚人的气质。她是从一个企业电视台收编过来的，在台里地位低人一等。张又波那时候是广告部主任，见她还有点口才，便将她要了过去，没想到，还真是个不错的人才，带着出去跑了几次，表现很不错，为人玲珑，特别是酒量惊人，在公关上发挥了巨大作用，协助他促成了几笔大单，令他刮目相看。一次出差，两人都有点喝高了，回到宾馆，也不记得是谁主动，反正两人就睡到了一张床上。早上醒来，张又波看到身侧的女人长发铺枕，肌肤胜雪，特别是凹凸有致的身子很是惹眼。张又波一阵冲动，禁不住抱住白苏苏。没想到白苏苏也只是佯睡，乘势反身将柔软的胳膊环住张又波的腰，张又波只觉得胸前被一股柔波环绕着，再也忍不住，捉住白苏苏的唇狂吻起来……那一次，他才知道，女人和女人之间原来如此不同，自己的妻子每回面对自己的求爱，总是僵硬着身子，或者被动地应付，从来看不出她是否享受了男女之间的快意。而眼前的这个女人，毫不掩饰自己的需求，一次又一次牵引着自己冲入兴奋的云端。他第一次知道，原来爱真的是可以“做”出来的！原来书上说，有的女人躺上去是会如棉花一样柔软，如磁铁一样吸牢男人，真的不是虚构！

最难得的是，这个白苏苏从来不跟自己提什么名分之类的要求。她风情万种

地说：“我爱你，我只要做你一辈子的红颜，让你永远记得我！”男人爱一个女人，最怕的是背负不能践行的责任，张又波知道自己对白苏苏负不起任何责任。而白苏苏如此不计回报地爱自己，令张又波非常感动，他能做的，就是尽量给她想要的东西，比如物质、比如虚荣。所以，在自己做到台长后，他明知道白苏苏打着自己的旗号谋些个人利益，他也睁只眼闭只眼，只要不太过分，他都不加干涉，偶尔只是提醒一句：“不要太张扬。”白苏苏就乖巧地说：“我只是做个顺水人情罢了，我知道分寸。”

张又波也就不说什么。他知道，有些事情，有白苏苏出面，反而比自己更方便。

眼前跟白苏苏在一起的女孩，张又波一时之间想不起是谁。台里员工那么多，他真不能人人都记住。晚上跟白苏苏一起，张又波抚摸着白苏苏光滑柔软的皮肤，突然问：“今天跟你一起的那个女孩是谁？”

白苏苏心下暗自一凛，张又波从来不在自己面前问其他女子的事，今天的问话实在出人意料。心底有点不快，却又不表现出来，白苏苏故意揣着明白装迷糊地问：“女孩？什么女孩？”

张又波笑着说：“今天下午你跟一个女孩一起走进大楼，是台里员工吗？我怎么觉得眼生？”

白苏苏一下子明白，原来张又波问的是路可可，就微微一笑，说：“哦，她呀，去年进来的，在民生新闻。怎么，想提拔她？”白苏苏故意带着调侃的语气说。本来她想问，“怎么，你看上她了？”但是怕被张又波听出自己的妒意，让他觉得自己小气，话到嘴边又换了说法。

“无端地我提拔她干什么？”张又波笑道，“不过顺口问问，觉得她好像你年轻的时候。”

白苏苏的脸色一沉，却还是笑着，说：“怎么，嫌我老了？”

张又波意识到白苏苏吃醋了，便用手捏了捏白苏苏的脸说：“小心眼儿！你呀，即使老了，也一定是迷死人的老妖精！”

白苏苏嘟着嘴，说：“那还是嫌我老了！”

张又波哈哈笑着，揽过白苏苏的身体，说：“不嫌，不嫌，我爱你还来不及呢！过来，宝贝，我们好久没在一起了，别说这些败气氛的事，今晚我要你，会要很多次，你当心点。”说着便去吻她的脖子。

白苏苏便不再纠缠关于路可可的话题。她是个聪明的女人，知道有些事不能太过计较，该转弯还得及时转弯，于是露出一个极妩媚的笑，像条蛇一样滑进张又波

的怀中，娇笑着说：“来嘛，谁怕谁？”两人说笑着滚到一起。

路可可不知道自己成为台长和他情人口里的话题，第二天见了白苏苏仍然热情地打着招呼。经过昨天的交谈，路可可忽然发现这个众人嘴里很不堪的女人还是挺关心人的，虽然自己并没有立刻采纳她的建议，但她还是对她怀有好感了。在等电梯的时候，路可可便甜甜地冲白苏苏叫了一声白姐。

白苏苏却冷着脸，仿佛没有听见路可可的喊声。路可可有点尴尬，不明白这个女人怎么一下子变得如此冷淡，暗暗懊悔自己的莽撞。原来听别人说过，这个白苏苏性格古怪，一般人不爱主动搭理，都是别人主动巴结她。昨天也不知道怎么心血来潮突然跟路可可聊了两句，愚钝的路可可就以为那些议论是别人鄙薄她的。眼下，白苏苏的反应让路可可终于确信，大家的议论不是平白无故的。她突然想起好朋友露露常说的一句话，同事之间不要走得太近，心想，看来露露的职场经验比自己老到多了。

路可可哪里知道，白苏苏因为张又波的一句问话，已经将她列为隐性的竞争对手，早对她下了提防之心了。

两个人一时之间都有点尴尬。路可可见电梯久等不来，偏偏此刻又无其他同事，更加不自在起来。眼见电梯迟迟不从十八层落下来，她终于咬咬牙，决定步行登楼梯，权当锻炼身体了。这样想着，便转身准备去爬楼梯。

也是活该有事。路可可刚一转身，还没迈开步子，便一头撞进一个人的怀里。

路可可只觉得眼冒金星，恼火得不得了。她想看看到底是谁挡住自己。抬头一看，却一下子愣了，原来她撞到的竟然是台长大人！

张又波看到路可可也一愣，这不是昨天看到的跟白苏苏一起的女孩吗？

两个人都愣着，谁也没有注意到，白苏苏的一张脸阴沉得几乎可以挤出水来了。

五

周云贺正在跟一群朋友吹牛喝酒，忽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，是个年轻女孩的声音。他愣了一下，再次看了看那个号码，确实不记得是谁，便客气地说：“请问你找谁？”

听得出对方忽然慌张起来，嗯哦地不明所以。周云贺笑了，说：“你打错了。”说完就要挂电话。

“等等！”对方突然焦急起来，怯怯地喊道，“请问，是，不是，周老师？”

“我是周云贺，请问你是谁？”周云贺应着，有点纳闷这个女孩到底是谁。

“我，我是路可可，南市电视台的，前不久采访过您的。”对方语气激动地自报家门。

“哦！”周云贺恍然大悟，眼前一下子浮现出一张清秀雪白的面庞，于是微笑起来。正要问有什么事，同桌的人哄笑起来，说：“哪个红颜知己的电话？拿起来就舍不得放下了？”

周云贺笑着摇手。对方大概听见了调侃声，忙说了声：“对不起，您忙，打扰了。”

周云贺也不勉强，便说：“好，有事可以在我的 Q 上留言。再见。”

“再见。”路可可挂了电话，不由得发起怔来。刚才她的电话是准备拨给王冠的，鬼使神差，怎么打给周云贺了？自从两月前一别，她无数次想拨通这个文坛大家的电话，却无数次都怀着怯意放弃了。今天，自己大概是被气糊涂了，慌忙中竟将电话拨给了周云贺。

周云贺的声音，真的很好听呢。路可可暗想。电话里的声音比当面听来磁性很多，难道是因为电话贴着耳朵的原因？路可可从小就对声音有种说不出的敏感，所